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荒政

宋寧宗嘉定七年江東轉運副使真德秀奏乞蠲閣夏稅秋苗䟽曰臣竊見本路州縣今歲以來雨澤闕少臣昨經由池陽之日其時不雨已及旬餘迨至金陵一向乾旱蓋自三月至于五月之終九旬之間有雨者纔六

七日焦㸔之狀盖不待言播殖之功一切盡廢臣朝夕訪問惟信與饒得雨頗多歲事可望若建康太平寧國池徽南康廣徳諸郡旱勢略同臣以祈禱間出近郊及因閱舟親至釆石經行原野莫非赤地四顧所及全無秋苗間有瀕江可以車戽之地或已栽插然水熱如湯不堪蔭養茁然長茂旋又焦黄訪聞當塗宣城管下圩埂之鄉每歲常苦水澇今亦種不入土與陸地同近舟行過大城堽一帶見蝗蟲飛泊蘆葦間綿亘十數里未

幾遂入府城皆由東北而來蔽天障日遇其所落草木為空又据諸處申到若建康府之上元江寧溧水池州之貴池銅陵寧國府之宣城皆有蝗蝻生發所未申者尚不及知此一路旱蝗之大略也常平義倉之儲總一路凡四十三萬而侵移陳腐皆在其中姑以建康一城言之居民日食凡二千斛而常平初無顆粒義倉之米以石計者僅一萬九百有竒以之糶濟城郭之民不數日盡矣況能更及田野乎以此推之常平義倉已不足

恃沿江諸州元非產米之地自經兵旱田疇蕪廢在在
相望所出益少綱運起發之外其能幾何接濟軍民唯
仰客販今則兩淮既皆遏糴湖河般運不通上流客舟
亦頗不繼諸州米價漸已日增艱食之虞近在朝夕嘗
博訪父老皆言粳稻雖已失時尚堪雜種麻豆蕎麥黃
菉之屬緣田中無水不通翻犁而不可種下等農民之
家債耕牛買穀種一切出於舉債今秋成失望小大憂
危而官司催督夏稅略不少貸典賣罄竭不足以償而

種子價髙無錢可糴而不能種凡曰陸種僅可救饑近年官司往往不卹每遇檢放指爲熟田責令輸納苗米未免賤糶所有貴糴所無以供公上殫其地之出不足以輸所以吏相懲創而不敢種臣自聞此語爲之惻然竊惟今歳之旱實與往年不同往年之旱多在夏秋田間既已布種故雖災傷之甚什至七八而其熟處猶居二三今則髙下之田皆爲荒地借令雨以時至雜種可投尚恐空於蝗蝻之口而況雨未可期種未可必方來

之患日月尚長民情摇摇已有流移之漸臣近準朝旨將來合議糴濟即與本路諸司同共詳議措置施行臣已恭禀多方講究外竊謂與其待已饑而行糶濟之惠不若先未饑而加存卹之恩謹具奏請事件如左

其一曰倚閣夏税臣近據太平州百姓王經等一百六名狀稱自去冬以來並無雨雪麥苗先已乾死收到些小不了食用目今秧苗又盡枯死蕎麥荳種艱得錢物亦無處收糴田地乾亢至甚亦難耕

種老幼日夕憂惶不能存活欲乞備申朝廷權閣今年夏稅臣方欲冐昧控陳忽準戶部符臣寮奏請內一項寬旱地之賦以為秧苗未得種插人情方且皇皇而折帛起催半責見鏹版曹既有歲例州縣苟欲逃責征誅憔悴之民不減星火之急農困追呼將復失種其為怨嗟甚於不雨此當亟行戒約江浙監司目即體訪先來被旱之處一面行下郡邑將第四第五等下戶折帛等官物稍寬旬

月之期以俟秋種了畢即蒙聖旨允從仰見陛下至慈至仁勤恤民隱凡有所聞無不施行臣即已鏤榜曉諭州縣令自榜到日為始住催一月雖足以寛目前而一月之後催理如故方細民嗸嗸捄死不贍之時縱令督促萬端終是無可償納徒使吏卒並緣得為苛擾人户憂迫不免流移理勢實然非臣過計兼本路近年民困重賦荒田逃户所在相望今既未能招徠不可使見存之户更有流

徙伏望聖慈速降指揮將本路州縣旱乾不曾種蒔去處第四第五等人户夏税權與倚閣候將來得熟日併催庶幾稍解倒垂之急臣不勝大願

其二曰蠲放秋苗國家仁愛元元著為災傷檢放之令德澤洋溢入人至深近歲州縣長官多以趣辦財賦為能鮮以保全民命為急下吏承風輒懷觀望且如去歲宣城南陵蕪湖繁昌貴池銅陵青陽等縣皆被水災檢放之時多不及數目自臣到任

來訴者多事已後時無從覈實而參之衆言宣城
尤甚故前者輙上倚閣殘零之請伏惟聖慈必已
矜從今歲旱災前所未有至仁如天俯燭民隱將
來苗稅必是優與蠲除而臣察諸衆情似懷憂畏
盖縁近年撿放例以從窄為賢逆料將來亦如此
至於不敢雜種以避輸苗其情尤可深憫臣謂今
欲慰安人情使無逃徙莫若挫告朝廷先期降旨
約敕州縣應本路官私田畝元不闗雨處將來成

熟自當依條輸納外其久旱不曾種蒔去處並與
全放秋苗其雜種麻荳之屬並不許指作熟田責
令輸納苗米以至重困許臣備坐指揮散牓曉諭
庶幾農人安心不至狼顧實一道幸甚
右臣恭聞乾德二年四月詔曰自春徂夏時雨尚愆深
恐黎民失於播殖所宜優䘏俾獲蘇安應諸道所催今
年夏租委所在官吏檢視民田無見苗者上聞並與除
放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日詔令諸路轉運疾速行下

州縣開具實被災傷頃畆數目及合放分數以聞仰惟
太祖皇帝開造我朝配天之業髙宗皇帝中興萬世無
疆之基二聖一心皆以保全民命為本故於灾傷之歲
切切如此夫以四月而蠲夏税以八月而檢秋苗自常
情觀之毋乃太早盖救災卹患當於民未甚病之時若
待其餓莩流離然後加惠則所全寡矣為民父母忍使
至斯兩朝詔書可為大法今臣所陳二事如蒙聖慈降
出三省早賜施行其於公私皆有便利一則征斂既寛

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公家租賦亦免失陷二則農人肯行布種自救其饑不至大段闕食全仰官司糶濟三則窮窶之民粗有生理何苦輕捐其身而為盜賊未萌之禍銷弭尤多臣叨蒙聖恩畀以漕計一路休戚責實在臣庸敢齋沐投誠仰干天聽臣無任震惕俟罪之至

八年德秀又乞撥米賑濟劄子曰臣伏見自冬徂春雨澤稀少入夏以來亢陽彌甚陛下嚴恭天命憂念元元

延讜言赦死皐釋遷謫還没産苟可銷釁致和無所愛惜臣等布宣无狀所部九郡而建康太平寧國徽池廣德南康七郡迄今不雨旱勢已成間得沾濡炎天毒烈土脉乾燥畊種不入赤地相望稍有近水可挿秧苗去處飛蝗所過靡有孑遺惟饒信二州曽申得雨却聞其間自有旱處今方六月城市閉糴米價騰踊民食巳艱村落之間必有餓莩向秋以後揹瘠又多累據諸處人户陳訴并州縣備申旱荒之状有不忍聞池陽道路出

沒剽掠休寧縣數百人入令丞廳求糴濟建昌縣百十
人刼隆興府界居民苟非饑窮迫身何忍至此見得今
年旱災不同常歲本道旱勢又甚它路國之根本在此
江東丁時外虞尤欲安静使一夫餒死必傷天地父母
之仁不幸詿誤有司寧不重闕憂顧惟有速發見藏不
吝重費救奪民命度脫菑厄庶幾感通天意消弭事端
今災傷至廣事力有限豈能人人給足但民心知朝廷
極力拯濟有恃以生則雖顛踣流離終不攜貳且及早

予民所費既省所濟甚博待其賣妻子棄鄉井塡委溝壑嘯聚山澤而後為之其費不止於此而傷敗已多江東自昨歲旱蝗屢經豐熟荒田未墾在在相望若今更有轉徙必至無人可耕國之所失不知幾倍臣等蚤夜憂懼思得叶心盡力為陛下救此一道生靈使不至饑餓流亡散為盜賊以遺朝廷憂已行下州縣分遣官僚躬親抄劄略計七八郡所當濟者不下百餘萬户户給一石亦該一百餘萬石所在州縣匱乏豈有寛餘而義

倉見管纔四十三萬耗腐在内非陛下捐數十萬石之米不足以賑此凶災竊惟目今旱處旣多諸郡必紛然以錢粟為請却致朝廷難為應副是以會約一道當濟之數總為奏陳候諸州申到户口據實分撥合本道所請其數若多散之州縣猶以為少臣等自行討摧下於此數必支給不敷非若尋常有司增多申請但冀十得六七之比陛下禱旱之初不愛曠典異恩以銷天變蘇民瘼今亦子嗸嗸赴愬求延旦夕之命必不惜力靳費

不以捄之臣等謹體聖懷昧死上奏伏望斷自宸衷亟
命有司於鎮江建康府轉般倉撥米五十萬石貼助本
路義倉米斛賑濟饑民如部內諸州有請即下臣等分
撥陛下幸賜江東之民而臣等不能檢柅吏姦失陷官
物致上孤德意下誤民生則臣等之罪惟陛下炤之
德秀又乞給降錢會下本路災傷州郡下户收糴麥種
疏曰臣等近以本路旱蝗為菑屢以斯民危迫之狀仰
瀆睿聽陛下至仁垂憫賜緡錢發廩粟恩意惻怛與天

同心臣等欽體聖懷分遣官吏抄録户口舉行振䘏之政欲使山谷窮僻之地咸被上恩然此去來秋尚有期歲公家之力有限艱食之日甚長蚤夜以思未知攸濟訪之父老皆言若二麥及時布種則人心自安盖村野小民生計易足田中茍有數畝之麥便可指為温飽之資日前雖甚艱難終不舍之而去富室大家知其有所指擬緩急舉貸亦肯相賙第目今麥價所在踴貴其最平處每石為錢亦不下二貫有竒惟上等殷富之家自

能豫蓄種子中户糴買已病其艱若四等而下大抵皆貧困之民今夏所收僅充三數月之食饑腸所迫豈有顆粒尚存雖欲趨時耕種有不可得今秋田苗稼至少撿放之數必多官司坐失常賦已不可勝計若麥復失種則來歲夏稅輸納必艱上供之額何所取辦況嗷嗷待哺者以百萬計若廣種二麥則一飽有期庶幾四五月之交振濟或可結局若種麥稀少不足捄饑則非至秋成官司振給實難遽已公家事力豈易支吾臣等恭

覩陛下即位初年九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勘會今
來種麥是時切恐細民無力耕種有旨令兩浙兩淮提
舉司應災傷去處將常平錢措置收糴麥種并給降米
斛疾速賑貸施行毋致有失布種寬卹之恩載在詔令
焕如日星臣等今略計本道災傷去處第四等以下闕
少麥種人户為田數百萬畝每畝用種五升其費不可
勝計雖嘗亟下所部諸州那融官錢收糴給貸然今州
郡大抵空乏必無餘力可及而常平錢米本自無幾見

今專充糶濟不復更有贏餘只得傾竭愚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特詔有司給降錢會令臣等須下諸郡斟量給貸麥熟之日令民隨税輸納臣等謹當拘榷還之縣官不敢分毫使用干冒聖威臣等無任震惕之至

德秀知潭州又奏置惠民倉狀曰臣猥以踈庸叨蒙推擇假守湘土深惟委寄之重朝夕疚心苟可以惠養民生培固邦本者不敢不用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休戚臣在官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苦貴糴蓋其生

鹵阜蕃土產有限全仰客米以濟其乏若鄰路與上江歲豐穀賤轉販者多僅免闕食一或不然則市直驟增貧民下户立見狼狽常平義倉之儲本自無幾加以法禁嚴重非饑荒已甚之歲不敢輙請發糶故二年之間雖苦貴糴臣皆那融借撥别色米斛以糶而不敢遽發常平至今夏米價益翔借撥之米不足以繼然後㳺申常平司得米五萬石賑糶一城生齒賴以全活而公家之積則已垂罄矣今歲一旱所傷甚多來春以後民食

必乏倘不蚤為備豫之計惟盻盻焉須客販之至一或不繼其將奈何竊見國朝張詠淳化中守成都以蜀地素狹生齒實蕃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一升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税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劵俾輸元估糴之奏為定制其後百餘年間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菜色臣之於詠無能為役然心竊慕之考之吏牘本州秋税米内有所謂折粳者本正苗之數其後折錢以充郡用前後守臣或過

闕米支遣則令仍輸本色臣今措置自今歲為始將上
項折粳令人户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
到數目計之合正與耗為米五萬餘石別廒盛貯名曰
惠民倉歲歲賑糶其規模大畧悉倣張詠之法庶幾城
市細民自此永無艱食之虞而因養寓教又於風化不
為無補所有張詠舊法與臣今來區處事宜不敢上溷
天聽已具申朝省外竊惟古今良法未有百年而無弊
者惟詠賑糶一事自淳化至宣和百有三十餘年蜀民

被惠如一日不惟詠之區晝有方亦由繼其後者更相
維持小有弊病隨即救藥雖有異議不為動揺而朝廷
又為著之令甲前後議臣復主張而申明之以故行之
愈久其利愈博臣今欲望聖慈將臣奏申事宜特降勑
旨行下本州永永遵守使潭人世世蒙被聖朝子育之
恩實一方大幸
徳秀又奏置十二縣社倉狀曰臣恭惟孝宗皇帝深惟
民食之重因朱熹有請頒社倉法於天下自是數十年

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囂聲臣少時
實親覩其利歲久法壞每為之太息嘉定乙亥蒙恩將
漕江東歲適旱蝗承詔措置荒政奔走屬部親見饑窮
之民惟鄉落最甚而致粟又為最艱勞費不啻數倍因
慨然深念使社倉之法推行而不廢在在皆有藏粟以
之振民猶取之懐也其利豈不博哉至是益知孝宗皇
帝之聖謨神畫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蠹
弊多端往往歸尤於法至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

法昌嘗無弊亦在夫維持整飭之爾姑以常平義倉論之侵漁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不能揜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聖朝深知此法未容輕變前後監司守臣有欲建立者皆詔可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昌南城袁州萍鄉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亦有倉二十八所盖慶元初知縣事饒榦所立距今三十餘載雖不能亡弊而窮民賴之亦多臣叨帥湖湘適潭人連歲艱食今

夏旱暵尤甚禱請之餘齋居深念所以為一方饑饉之備葢無出社倉之右者於是撙節浮費以官錢易穀於總所凡八萬石益以他穀為九萬五千餘石十二縣置倉凡百所令人户之當輸穀於州者就輸之社倉其斂散之規息耗之數大槩悉倣朱熹所上條約而因時救弊視俗制宜者又加詳焉此葢淳熙勅旨之所許也仰惟仁聖臨御之初方務行孝宗故事臣敢昧死以聞其申請事宜已上之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伏望聖慈察

臣汲汲為民之心從臣所請須降指揮令本州常切遵守庶幾良法美意久存而不壞貧民下户得以蒙天施於無窮臣不勝大願

提舉李道傳上奏曰伏為廣徳知軍魏峴按教授林庠實按轉運副使真徳秀乞覈實辨明事臣聞論事者當辨是非責治者當覈名實天下未嘗無真是真非之所在也然每患乎言之多端聽之易惑者不覈實之過誠即其名以覈其實則是者固不可以厚誣而非者亦何

可以自掩哉臣竊覩進奏院報知廣徳軍魏峴按軍學教授林庠不法且乞避轉運副使真徳秀得㫖罷庠而别與峴一等軍壘差遣臣竊謂峴與徳秀必有一是一非惟以其實考之則真是真非當有不難辨者盖峴之奏雖為庠設然以臣所聞峴非按庠乃按徳秀也峴之按庠謂其捨教職而任荒政挾漕臣而陵郡守夫以一郡之民饑困欲死陛下大捐廩粟以活之仕乎此邦者出任其事如救焚拯溺何常職之可拘當此之時軍學

堂試為重乎本軍振濟為重乎出身濟物固儒者事峴昧於輕重而以庠終日坐倉為可鄙峴則陋矣至於陵忽郡將則誠不可不治然猶當問庠之所守為如何設使庠之語言禮節或失婉順而所守者正峴亦當屈巳從之未可以陵忽言也況庠之於峴初未見語言禮節悖慢之實則峴之深怨極憾於庠者果何為哉以此言之峴之按庠意必有在臣故曰峴非按庠乃按德秀也德秀與峴比肩事主德秀雖任按察若德秀所為未善

峴不肯苟徇具以上聞孰曰不可然臣不知果峴為是乎德秀為是乎峴之奏為荒政言也若曰某縣流移者多而不能止某鄉莩死者衆而不能救某處濟米給散之有欺某邑糶錢出入之不明某事則有何人之詞某條則有何日之案各指其實而言之庳固無所逃罪而德秀之失於任庳者亦無所辭其責矣臣竊聞峴之奏千餘言略不及此特以輕易朝廷自專掠美為德秀罪陛下試覈其實峴為是乎德秀為是乎夫自專固人臣

之罪而許以從宜者乃人主之大權掠美固君子所羞而為君任怨者尤末世之邪說如峴所陳陛下欲濟而易之以糴陛下欲糴而易之以濟是為有司專擅之罪廣德濟糴非臣所任不能詳知然竊謂濟糴俱急轉輸不齊糴米未至而借濟米以應之濟米有缺而乞糴米以益之權宜集事要厥成終文籍具存自無淆混若事理不過如此則固亦陛下之所許未至罪其專也至於掠美之說則又不可不察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職無

他任其父之事而已臣職無他任其君之事而已故稱人子之善者必歸美於其父稱人臣之善者必歸美於其君擢是臣任是職欲其稱職而人善之乎欲其不稱職而人怨之乎使人臣任怨於下則怨之者推其所從來必歸咎於上矣主何利焉且覘固言之矣米陛下之米民陛下之民也獨不曰臣亦陛下之臣乎以陛下之臣奉陛下之令散陛下之米活陛下之民何往而非陛下之德澤哉天下未嘗有無實之名也臣之事君當責

其實而求名與否不必問也若夫黎民阻饑上所當恤
此則如慈母之乳其子初不為名峴乃有恩歸於巳怨
萃朝廷之言何其所見之異哉且民饑而不得食則怨
既得食矣又何怨萃於上之有乎峴之言無足辯者然
臣竊見近世風俗日以衰獘人臣率顧一身利害之私
而不以國家生民為念臣雖不肖每獨憂之峴之讒行
恐自今分職授任者益以自專掠美為嫌便文自營誰
任陛下事者峴言雖所關甚大此臣拳拳之愚所以上

瀆天聽不自知其煩也峴與德秀一是一非必有公論伏望陛下特選朝士或委隣路監司考覈其實若廣德荒政不舉則德秀為有負陛下不可無責若峴言無實則是以私意邪說上惑朝廷尚乞明正其罪使天下知是是非非不可混於聖明之世臣與德秀實為聯事愚忠所激不復避嫌且峴尚居部内在臣職所當言用敢冒犯以聞

左司諫黄序上奏曰雨澤愆期地多荒白知餘杭縣趙

師恕請勸民雜種麻粟豆麥之屬盖種稻則費少利多雜種則勞多獲少慮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課責輸則非徒無益若使之從便雜種多寡皆為已有則不勸而勤民可無饑望如所陳下兩浙兩淮江東西等路凡有耕種失時者並令雜種主毋分其地利官毋取其秋苗庶幾農民得以續食官免賑救之費從之

寧宗時袁燮輪對劄子曰臣聞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矣至哉聖言子有疾痛則父母知之民有疾痛則人主知之其知之最先故救之最切洪惟我蓺祖有父母斯民之仁嘗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者蠲其租勿俟報蓋慮其稍緩有拯救不及者嗚呼可謂至切矣仁宗明道中江淮旱蝗命范仲淹安撫時民有食烏昧草者仲淹擷以進御且請宣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其言切矣而不以為忤豈不曰民之艱食固人主所欲急聞者歟人主雖儉而六宮貴戚或侈亦足以傷財而

害民此仲淹所以併及之而仁宗所以嘉納之也今陛下躬行儉約誠心愛民同符於藝祖匹休於仁宗矣然不知黎庶之疾苦果能盡達於冕旒之前乎近而京輦米斗千錢民無可糴之資何所得食固有餓而死者有一家而數人斃者遠而兩淮荆襄米斗數千强者急而為盜弱者無以自活官給之粥幸有存者而無衣無褐不堪隆冬或以凍死遺民氣息僅屬雖逢春和豈能遽有生意乎淮西漕臣目其饑羸困斃之狀摹寫為圖觀

者無不懇惻不知亦嘗進御如范仲淹之進烏眛草乎陸贄有言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深譏當時告荒之不以實也今聖德寬仁監司郡守固宜皆以實告然願陛下更咨詢之使閭閻纖悉之情畢達於几席之間如家至而親見之則父母斯民之意篤矣臣聞古者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昌為其必於是時也五穀多寡歲終畢見可量入以為出歛歲用度非豐年比故也今當饑饉艱危之時而中外

支費猶如豐登之歲可乎小民嗸嗸仰哺方切坐視則不忍賑䘏則不給惟有裁節冗費上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為施惠之具或可以救不然將何望耶側聞去冬陛下臨朝深以得雪為喜而又軫念饑民之寒更糶為濟以直給之聖意切矣臣願陛下更推廣之凡立事貴乎舉要惟救荒獨不可略條目愈詳則恵澤愈廣故成周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當是時富藏天下民生熙熙雖遭水旱可無菜色而賑饑之具多

端如是蓋不敢不如是也陛下宜深思此意凡可以加
惠吾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寧過乎詳毋失之畧庶乎恩
意周洽而赤子可活矣周世宗五季之君爾猶曰民猶
子也安有子倒垂而父不解者今以聖主如天之仁豈
其撫摩涵育有所未及乎民困極矣惟速救之豈獨生
靈之幸實宗社之幸
浙東路安撫使袁說友乞收糴淮麥䟽曰臣竊觀司馬
光進讀邇英神宗皇帝問以河北歲饑何以捄之光曰

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乞糴穀於他路州縣仍多漕江淮之穀神宗然之然則糴穀以賑饑民固不可緩若先事豫備多方為策則尤免於臨時之迫急也伏自前歲水旱相仍舉行荒政惟以發倉廩捄饑饉為急累月之間諸路賑糶所在儲粟什用八九然猶未能足用也今諸處見管米斛蓋甚無餘幸去歲中熟朝廷徧行和糴目今所蓄正自不多若今歲更得一稔則廣糴厚藏它日猶可憑藉然近日雨澤久愆禱

祈未應明越兩郡種未入土浙西運河不絶如綫自常
而北乾旱已甚所謂先事豫備豈宜不講今和糴米斛
已非其時縱增價收糴所得亡幾竊聞兩淮麥已大熟
淮邦種麥連亘阡陌非江浙比也淮人仰此流轉江浙
博易楮幣兼聞目即麥價甚平臣恭聞仁宗皇帝慶歴
四年遣内侍齎内庫銀三萬兩下陜西糴麥以濟饑民
蓋穀與麥其捄饑一也今糴穀已晚宜及淮麥稔熟之
時早行收糴以為他日賑荒之備誠為急務臣嘗詢之

農民謂麥極可收貯若乾燥之麥倉廒不溼可收二年今若朝廷捐銅會三十萬分委兩淮漕臣每路且各糴乾燥好麥十萬碩以郡大小定數增價收糴選委明曉官屬措置革弊不得纖毫科擾於民各辦高燥倉廒將所糴麥更切曬晾候乾然後入廒如一年內便致腐爛不可用者罪各有歸取見糴足實數具申朝廷然後委官覈實庶幾得此十萬石麥或有歲歉便可應用其利一也淮人既得官司增價糴麥又三十萬銅會散在兩

淮民旅兩得其便其利二也若今秋幸得豐熟不用賑濟則此十萬石麥或且樁留一半或逺近官司乞以元錢兑撥充造麴等不患其無用此其利三也欲望聖慈詳酌臣先事豫備之意或其言可采乞早賜施行不勝厚幸

說友又乞增糴常平米䟽曰臣竊惟國家常平之法最為近古今州縣常平之米政所以均斂散之宜平歛歲之糴若所儲不多或遇歉歲必無以均斂散而平貴糴

恐非常平之本意臣叨職浙東伏見本路州縣常平米數目尤少除紹興府有五千餘石台州有四千餘石外其温州止一千餘石明州止一百餘石處州止三十餘石若衢婺兩州並無見在總計七州之數不過一萬二千石耳常平之米與義倉不同義倉隨苗帶納歲歲而有常平則取之租課米與租課錢收糴耳而租課錢米即人户請佃没官户絶田産内所輸者去歲十月蒙朝廷行下將本路應干没官户絶田産並行估賣其錢令

各州解赴封椿庫臣今年正月到任雖已節次措置出賣而區區竊有管見向者恐涉規避之嫌不敢具奏今幸獲對清光得以控露且浙東一路所管常平米已是數目絶少若又盡賣没官户絶田産則自此不復有佃人租課錢米是絶常平之本矣歲既無入又有州縣支動及陳腐耗折所謂見管一萬二千石將不一二年亦無復有矣豈不重失歛散平糶之良法哉故臣謂出賣官産若果足以助經常之費猶曰可行今浙東一路估

到之數不過十二萬貫而臣到任後多方措置方責及四萬貫政使足十二萬貫文數在朝廷如太倉一稊米耳所得不多所失頗重政如中人之家雖至於甚迫促亦安肯盡棄常産以絶歲入之利蓋棄産得金金易盡而産不復有堅忍以保常産則歲歲有常入矣此理甚曉然也臣愚欲望聖慈以常平為重深念浙東一路常平米數少所賣官産不過十二萬緡豈宜因此盡廢常平之入 特發睿斷行下浙東提舉司日下住賣沒官户

絶田産其巳賣者即以其錢各令本州赴今年豐熟盡數收糴米解於常平倉樁管限冬季糴足其未賣者與雖巳賣而未交錢者並只付元佃人租種仍前輸納租課錢米其後來續次收到沒官户絶田産自此並不得出賣勒州縣及時召人租種庶幾存留所佃官産不絶常平之入及民之政莫切於此仍乞速賜行下施行不勝一路厚幸

理宗時知安慶黄幹代撫州守上奏曰國家頻年以來

常苦旱暵是雖天時之適然而亦人事不脩之過也人事既盡則雖天災流行亦有不得而勝者陂塘之利所以灌注田畝漢世良吏往往以開渠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埭甘棠湖之類民到于今稱之使為國者可以一切取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屑屑哉江西之田瘠而多涸非藉陂塘井堰之利則往往皆為曠土比年以來饑旱游臻大抵皆陂塘不修之故若申嚴舊法在州委通判在縣委縣丞先於每鄉籍記陂塘之廣狹深淺方水

泉涸縮之時農事空閑之際責都保聚民浚深其下而倍築其上積水既多則雖有旱暵而未始枯竭廵行考察課其勤惰而爲之賞罰其始雖若勞而其終乃所以利民如此則天災不能爲害豐登可以常保而不至於上勤朝廷賑恤之勞矣

幹知漢陽上奏曰臣恭惟國家以深仁厚澤覆露宇内一民一物之微撫摩愛育不忍使之不得其所獨於水旱凶荒州縣無素備之策而民之死於餓莩者不知其

幾甚可傷也今之守令為救荒之策者不過曰勸分曰通商而已勸分通商不聽其自為低昂則客旅稅户不肯出粟若聽其自為低昂則人心無厭數倍其價閭閻小民當豐穰之歲亦必父子竭作然後可以易一飽迨至凶荒雖有技藝已無所售安得有數倍之錢可以糴米則亦有相與枕籍而死耳夫事固有若老生常談而確然不可議者廣儲蓄是也然人皆知其不可易而不可為者病在因循而已本軍每歲苗米不過二千餘石

僅足以解總所給大軍而本軍官兵之請給皆旋行收
糴素未嘗蓄積也自前知軍孫祊首糴萬石知軍王從
繼之亦糴萬石今歲大旱偶米價未大貴之日臣急發
郡帑借貸緡錢糴客舟稅户米三萬餘石漢川縣亦糴
萬石自六月以來米價頓貴藉此六萬餘石之米發以
賑糶每户數石則亦可以及萬餘之衆日食賤米而無
慮以是推之則積貯者信其為天下之大命也臣愚以
為莫若及今行下兩浙江東西湖南北諸路擇沿江十

數大郡起立倉廒使可積數十萬石纔遇豐熟即於諸郡和糴樁積則十郡可積數百萬石雖有水旱不能為吾憂矣況敵運日衰中原故壤指日可復師旅一動悉發此米方舟而下何患糧食之不繼哉方旱而思造舟方暑而思造裘雖若近於迂濶然先事而慮可以無憂事至而憂則無及矣惟集議而决行之天下幸甚

兵部侍郎衣甫論流民劄子曰臣聞今日之患至危至急關於理亂存亡之大者流民是也臣竊迹往事未暇

枚舉姑以晉事言之永寧間李特雄輩其始不過挾流民為亂耳特雄單人寠子尚能因流民蟻附結大營於綿竹以處之旬月之間有衆二萬遂據全蜀自古惟有巳亂之方者乃能折倡亂之萌西晉不知巳亂而縱特雄之倡亂故蔓延以及東晉雍州流民多在南陽王如因之以為亂巴蜀流民布在荆湘杜弢又因之以作亂逮其後也江西流民執長吏降姚襄建鄴震駭謝尚自歴陽還衛京師固江備守此皆倡亂之始不思亟加安

輯故其流毒寖盛寖烈以至此極耳況今歲荒歉米價騰踊餓莩滿目在在皆然以外之流民煽内之饑民等死之念一萌喜亂之徒羣起國將奈何哉夫不恤内地之饑民則凡轉徙於道途者皆流民也又加以在外源源方來之民吾倉皇無策必將固拒且淮民皆吾赤子今不加拯救反從而拒之是讎之也以子為讎稍有人心何忍為此臣之愚慮謂宜亟加區畫如救頭然然有當行而未易行者凡數條焉今州縣間流民入境未知

數目多寡宜責之長吏廣為措置或分寺觀而暫為居止之計或隨力贍養而亟救垂絶之命其說固當行矣然諸郡亦立經常莫繼一旦重以此費官帑空竭計將安出雖有巧智於何取辦此其未易行者一也淮民勁悍材武與江浙不同轉填溝壑殊可恨惜宜取其尤強壯者籍以為兵如近日新招拱衛一軍亦可充數仍覈所在諸軍多有虛籍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淮民之壯丁其說固當行矣然養兵猥衆為今大弊不能汰

而又益之來者無窮反致激變此其未易行者二也兩淮清野伐敵國因糧之計室廬田産無尺椽寸草之留獨有山水寨阻險為固者如故也因而葺理增立堡寨以處復業之民其說亦當行矣然民多寨少何足以容葺理之費官給之乎抑聽民自為而官助之乎俱非空言之所可辦况此又在敵兵盡退之後耳談河止渦奚救目前此其未易行者三也借曰其後復業官司為之主盟還其自有之田勸以力農之務其說亦當行矣然

自經兵戈蹂躪之餘種盡矣牛盡矣耕具又皆盡矣小民積累歲久尚不能集一朝還鄉決難措辦是亦驅而就死地耳矧敵情叵測去來無常民未知復業之獲利反不如寄寓之暫寛此其未易行者四也矧今近甸間有剽掠之衆輦下巳有攫拏之風凡此亦足以鼓雄心而長聲勢𠶷肆遷徙皆劾敵也斬木揭竿皆勁兵也羣起附和如水赴壑流民之禍豈不甚可畏哉陛下盍亦懷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之念軫燕巢幕上魚遊釜中之

憂凡前四條利害相形有非獨見單慮之所可臆決宜
誕布集議之詔俾侍從臺諫兩省官以及在廷之臣參
酌事宜竭盡忠計各上議狀不許聯名庶幾人人得盡
已見免至雷同塞責陛下與二三大臣合衆謀而斷之
至當歸一無有疑貳於以安近懐遠保邦固本實宗社
生靈大幸臣不勝惓惓
甫為中書舍人兼經筵說書進故事曰仁宗皇祐元年
以知青州富弼為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

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

臣竊謂區處流民之策惟富弼之法最為簡要所謂簡要之策惟曰散處其民於下而總提其綱於上而已竊聞金陵諸邑流民羣聚皆來自淮西荷戈持刃白晝肆掠動輒殺傷沿江出兵驅之其在句容之境者輙入金壇若宣城若池陽若當塗所在蟻聚剽刼成風逃亡之卒皆入其黨江南姦民率多附和目前勢已若此冬杪春初日月尚長蔓延不已各將潰裂四出不可收拾臣愚欲乞朝廷行

下督府及諸閫與凡安撫總漕諸司作急措置自一路而推之諸路由諸路而推之諸郡每處流民隨所在分之凡贍養之費惟分則易供居止之地惟分則易足此非臣之臆說也弼擇所部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又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弼之所作可謂委曲詳盡矣今日果能推行此策非但勸民出粟而已或撥上供之數或撥有管之錢或乞

科降則上下當相視如一家或請團結則彼此當聯絡為一體而所謂團結者又不止一途而已能勞苦者庸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其間有為士者則散於庠序為商者則使之貿遷心有所繫而姦無所萌此皆分說也分之愈多則養之愈易而其要在督府制閫以及總漕諸司為之領袖而已是故民貴乎分而權貴乎合所謂散處其民而總提其綱者正謂此也臣願朝廷備富鄉施行使長吏

任責一如青州故事流民甚幸宗社幸甚

度宗咸淳元年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遇米貴平價出糶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上言曰今日急務莫過於平糴乾道間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即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者今粒食翔踴未知所届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姓所至閉廩所以糴價愈高而楮價陰減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為之發常平義倉然為數有限安

得人人而濟之願陛下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糴價一平則楮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

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可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臣聞食貨相資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者也虞書曰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孟子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以粟易之蓋二者不能以相無為人上者但當為均節其重輕使交利而俱贍未聞有力加遏絶使食貨不通以至於饑餓死亡而不加恤者也管子曰計

本量委則足矣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藏者何專貯於一處而不散也天生穀粟所以養人乃設笎榷而雍閼之夭絶民命使捐瘠於深山窮谷之中何其忍也自古言利之臣桑孔為魁聞其盡籠天下貨物矣未聞其禁米也國家著令米穀不税凶年饑歲閉糴有誅祖宗仁政吏可不恪守乎臣竊聞近者有司踵行弊政開置米局使縣吏豪民共主其事柵水斷舟主撮不泄山澤之民貨無

所售食無所得饑火迫之觸法抵禁嘯侶呼儔破栅奪攘以與官角其有擒獲傳送有司駢首就戮向也救死於口而不得今也救死於頸而不能進退皆死何吾民之不幸乎夫移粟移民一國而相通者也晉饑秦救鄰國而相通者也安有均為天子縣內之民而杞魯相視哉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作俑者信有罪矣效尤禍也可不監乎今糊糓棘

矜猶未散也弛禁之令猶未下也正當疆埸日駭之秋列郡有殺人取貨於城内者京邑有蟻聚蜂屯於田里者長此不已豈不為姦人所甚以摇吾民乎願陛下申嚴國家通糴免税之法亟命有司毋惑吏姦毋輕民命取數年弊法而掃除之仍昭揭牓諭使遠所山澤溪谷之民莫不聞知則渤海潢池之間必且棄兵弩而持鋤鈎賣刀劒而買牛犢矣惟陛下亟行之幸甚幸甚

金世宗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饑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赫舍哩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

章宗泰和四年河北大饑尚書右丞侯摯上言曰今河朔饑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殍殣相屬

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被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為之是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國各列疆界然晉饑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之況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為可哀其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為便

宣宗貞祐二年中都路兵馬都總管胥鼎以在京貧民缺食者衆宜立法賑救乃奏曰京師官民如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陞職以勸奬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如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官監户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衆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政化並言則化切於政衣食合論則食急於衣欲天下之化行莫先於義欲天下之食足皆在於農農有預防而業可永安義有素行

而俗自相睦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軍民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各出粟麥貯之當社社司檢校勿使損敗當社饑饉即用賑給至於隋末公私廩積可供五十年長孫平之力也欽奉至元六年八月聞聖旨條畫內一欵該每社立一義倉社長主之每遇年熟每親丁留納粟五斗驅丁二斗半年粟不收許納雜色官司並不得拘撿借貸勒支後遇歉歲就給社民食用社長明置收支文歷無致損耗欽此臣竊見自是以來

二十餘年於今矣然而社倉多有空空如也之處頃年以來水旱相仍蝗螟蔽天饑饉洊臻四方迭苦轉互就食隆寒盛暑道塗之中繈屬不絶維持保抱婦泣於後子號於前老弱不能逺移而殍者衆矣延及京畿亦嘗如是不亦痛哉臣居山東山野之民饑食橡栗寒衣薪火者多矣若更饑饉不息民將奚以為生乎彼隋立義倉之後而富今立義倉之後而貧豈今民之不及隋民哉意者勸督未及義風未行天氣未和人事未盡以致

之哉若幸從臣所謂務農桑之法之後自當有餘粟矣
國家許陳朝廷得失臣試陳之今條欵使義倉計丁納
粟其意以為及饑饉之時計丁出之故方其納粟而計
丁納之以取均也又條欵使驅丁半之彼驅丁亦人也
尊卑雖異口腹無殊至儉之日驅丁豈可獨半食哉又
計丁出納則婦人不納豈不食哉又同社村居無田者
豈可坐視而獨不獲哉且夫義倉者貴其義也若計出
納之錙銖辨親軀之多寡則是有義之名而無義之實

也樂歲粒米狼戾乞丐者踵門猶宜與之況一社之人而至偷豈宜分彼此哉是蓋當時大臣議法者有乖陛下之本心也若從臣言限田産之法之後其田數之多寡亦不甚異矣伏望陛下普班明詔詳諭農民凡一社立社長社司各一人社下諸家共穿築倉窖一所為義倉凡子粒成熟之時納則計田産頃畝之多寡而聚之凡納例平年每畝粟率一升稻率二升凡大有年聽自相勸督而增數納之凡水旱螟蝗聽自相免凡同社萬

一豐歉不均宜免其歉者所當納之數凡饑饉不得已之時出則計排家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口日一升儲多每口日二升勒為定體凡社長社司掌管義倉不得私用凡官司不得拘撿借貸及許納雜色皆有前詔在焉如是則非惟共相振救而義風亦興矣

文宗時虞集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藉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孑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

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寛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脩閭里治溝洫限畎畆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逺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傜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扵空虚之野矣帝稱善

順帝時蘇天爵乞免饑民夏税疏曰臣聞天生烝民為

國之本地生百穀為民之財國非民罔興民非財罔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㫖易有聚人曰財之文我國家隆興百年子育兆姓雖賦稅專征於郡縣而恩澤常出於朝廷爰自去歲以來不幸天灾時見或值旱乾或遇霖雨河水泛溢年穀不登以致江浙遼陽行省山東河北諸郡元元之民饑寒日甚始則質屋典田既不能濟甚則鬻妻賣子價直幾何朝廷雖嘗賑恤數日又復一空朝餐樹皮暮食野菜饑腸暫充形容已槁父子不能相

顧弟兄寧得同居壯者散為盜賊弱者死於途路聞之亦為寒心見者孰不隕涕殆兹春夏之交將為蠶麥可望蟲已損其桑柘蝗又食其青苗夏麥既巳不收秋田猶未下種天灾若此民窮奈何衣食尚且不充賦稅何由而出誠恐州縣官吏但知依期征索箠楚既施瘡痍益甚夫民惟國之赤子財者本以養民宜從朝廷早賜聞奏驗彼災傷去所曾經賑濟之家合納夏稅量與蠲免庶幾實惠普洽困窮銷愁怨之苦為歡悅之心和氣

既充陰陽自順四時協序百穀用成黎民雍熈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倪景寬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水利

周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大心也）穀洛鬭將毀王宫（穀洛二水名鬭者兩水格有似於鬭）王欲壅之太子晋諫曰不可晋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竇決也不為此四者為其反天性）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

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大曰崩小曰阤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也越達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

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為諸侯伯佐助也高高下下疏流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雹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積之氣火無災燀燀焱起貌天曰災人曰火神無間行間行姦神淫厲之屬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足故無淫濫之心時無逆數逆數四時

寒暑反逆物無害生蝗螟之屬不害嘉穀帥象禹之功度之于儀軌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禄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吕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王之後王謂禹四伯謂四岳也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杞鄫二國夏後也申吕雖衰齊許猶在申吕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

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慆慢也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絶後無主湮替隸圉湮没也替廢也隸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黄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龢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明昭融命姓授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吕之

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毋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宫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

為鄭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梁漢武帝初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史不得其姓氏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上領山頭也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盜賊侵掠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

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絶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

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

是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

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

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曰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

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埶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絶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理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

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埶復邪直貫丘
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
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
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
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
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
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寛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防隄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

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廼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黄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

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内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内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

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

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南七十餘里至淇

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卬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牛向反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

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漑則塩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漑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

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

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漑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

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廼無水灾沛郡桓譚為司空掾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産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廼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晉武帝咸寧三年杜預言諸欲脩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絶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户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絶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横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户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脩固非今

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
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
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
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
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
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
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
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

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瓮溢大為灾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滀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脩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

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涷得粗枯涸其所脩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

後魏太武帝延和三年以刁雍為薄骨律鎮將雍至鎮表曰臣蒙寵出鎮奉辭西藩總統諸軍户口殷廣又總勒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屯以為儲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時以夏中不及東作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前以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饑儉畧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難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為用觀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

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跡其兩岸作漑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為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頽渠漑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

十里還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絶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詔從之

宣武帝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左中郎將鄭楷上䟽曰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為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歎衆庶斯饉帝乙罰己良以為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汩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瀰漫不已汎濫為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藋之色華壤膏腴變為烏鹵菽麥禾黍化作萑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佇立也昔洪水為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

劬勞日旰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總契裁
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
寔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
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
人事而然非為運極昔魏國鹹舄史起陋之茲地荒蕪
臣實為耻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
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
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跡十數年間戶口

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不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溝澮分立隄堨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境潟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

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
練厥從往别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
境脩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
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
積斯實上策禦灾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
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遥
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畬菑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為饉
色黔首罕有饑顔豈天徳不均致此偏罰故是地勢異

圖有兹豐饒臣既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惠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蹔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饑荒之士鄴宰深笑息白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為患黎民阻饑静言念之旰不遑食鑿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

宋太宗淳化二年秋涇陽縣民杜思淵上書言涇河内

舊有石㒍以堰水入白渠溉雍耀田歲收三萬斛其後多歷年所石㒍壞三白渠水少溉田不足民頗艱食乾德中節度判官施繼業率民用梢穰笆籬棧木截河為堰壅水入渠緣渠之民頗獲其利然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則堰輒壞至秋治堰所用復取於民民煩數役終不能固乞依古制調丁夫修疊石㒍可得數十年不撓所謂暫勞永逸也詔從之遣將作監丞周約己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而止

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

案舊史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並北山東注

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畝收一鍾白渠亦引涇水起

谷口入櫟陽注渭水長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

渠溉田凡四萬四千五百頃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頃皆

近代改修渠堰浸隳舊防繇是灌溉之利絶少於古矣

鄭渠難為興工今請遣使先詣三白渠行視復修舊迹

於是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禄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

等使還言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亙山足岸辟頹壞陻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曁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髙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隄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

亦隤圮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填即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脩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翣廢壞已久杜思淵嘗請興修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樁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欲令自今溉田既畢命水工斫堰木寘於岸側可充二三歲修堰

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吏司其事置署於涇陽縣側以時行視往復甚便又言鄧許陳潁蔡宿亳七州之地有公私閑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民力不能盡耕皆漢魏以來名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制墾闢之地内南陽界鑿山開道疏通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防埭大者長三十里至五十里闊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

至二丈其溝渠大者長五十里至百里闊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費頗甚欲隄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

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臯是也或

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黄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敝壊隄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洚水至于大陸洚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

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莨若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若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

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汲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兹乃絶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大和中桓温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熈十三年武帝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帝更疏鑿而漕運

馬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瀆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中黄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

西北沂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濬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絶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

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亙其中曰鷄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泝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

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名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闕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

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足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

帝開刱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絶於百代之下終於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真宗天禧四年二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為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徳貝州通判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黄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為河水所經不無為害今者决河而南為害既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

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河而北為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揺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

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釃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服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

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
議慮其煩擾罷之
仁宗慶歷間守平江范仲淹上奏曰德惟善政政在養
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
之政必在農務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田方數十里如
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
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
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以

堙之雖有隄塘可以禦患惟時脩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産者三萬四十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或三石計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宋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脩舉江南圩田浙右

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臣請每歲之秋降勑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係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寒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

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皆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皇祐三年直集賢院劉敞論修商胡口奏曰臣聞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聖王之建功謀事者不與天分時不與地分勢不與民分力則功成而事立今朝廷以河決商胡議必塞之臣竊謂過矣乃者霖雨淋溢山谷發泄經川横潰或衝冒城郭此天時也澶魏之埽如商胡者多矣莫決而商胡獨敗此地勢也淮汝以西闗陝以東

數千里之間罹於水憂者甚則溺死不甚則流亡夫婦愁痛無所控告畧計百萬人未聞朝廷有以振業之也而議塞河強疲病之餘以極其力乘殘耗之後以畧其財重為事而罰所不勝急為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爭時下則與地爭勢此臣所謂過也臣聞河之為患於中國久矣其在前代或塞或不塞塞之為仁不塞不為不仁此有時而否者也以堯為君以舜為臣以禹為司空十有三年而後僅能勝水患耳今朝廷之無禹明矣

而欲以數月之閒塞決河不權於時不察於民不亦甚乎議者以為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然夫河未決之時能使水不病冀州則已矣既決之後縣邑則已沒矣人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喪矣雖塞河不能有救也今且縱水之所欲往而利導之其不能救與彼同而可以息民何嫌而不為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夫中國者固四方之本也唯陛下與知道者慮之

至和二年兼判三司院歐陽修狀奏曰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脩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源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

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縁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横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濵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髙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髙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逺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

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南鐵狗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今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少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

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

城己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己上何緣而頓淤於横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梢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塞故道張奎元計功料

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又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

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

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

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脩又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揺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

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葢自去秋

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當務安静振䘏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盗何况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戸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来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巳及暮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别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

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

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

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冉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摇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摇災禍自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

將動往往伐桑拆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
慮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歲務安人心
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豐年餘力漸
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可不言謹具
狀奏聞
三年修判三司院又奏曰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
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
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

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竒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旣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兾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

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脩

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

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畧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

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横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又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

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濵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産河北一路坐見貧虛

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又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患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設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横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横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

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堤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灾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

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上奏曰臣竊聞有内臣擘畫奏請於在京汴河兩畔增築堤岸大段高闊以防决溢之患見下三司相度併係開封府縣東西排岸八作濠寨等司檢計施行次日近自有此行遣以來沿汴兩邊居民戸口非常驚動搔擾日夕洶洶其貧者則曰官中果有必行之命奪民之地毀民之屋則我輩離散狼狽父

子夫婦不能相保矣其富者則公行賄賂百方請囑吏緣為姦無所不至夫河防為害須順其情性在先朝時歲歲開濬就深通行後數十年泥滓漲淤官司因循以役民為重困監轄僥倖以省工得恩澤令汴河之底比於疇昔已厚數丈而汴河之堤累年添起今却視通衢其堤高下已與居民簷廡相等矣復更欲如何增築之耶以臣愚見莫若向去每年開淘不輟使水性就下汴底深快則灼然無橫流之虞京師溝渠積滯因而亦可

流布通泄設若不順水性暫圖苟安其堤愈髙其勢愈危既非國家經乆之利又有居民重遷之嗟伏望陛下宸斷早賜聖㫖指揮直行寢罷無使相度官吏尚持兩端猶豫之說而干繫師局得以誅求計會為名下以安民心上以固邦體也

嘉祐元年右司諫馬遵議開浚汴河奏曰臣竊聞本朝舊制每歲興功開浚汴河故水行地中而無濫溢填閼之患祥符中廵䕶使臣韋繼昇表請罷修一年以省物

力又請今後三五年一浚徒見目前苟簡之利而不能思患於久遠故近年以來河底漸高口地數易水小則東南有漕運之阻水大則京師有隄防之虞歲習為常人恬不恠夫禍固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暴水可為寒心雖使橫流僅紓大患而所殘無數百姓可哀臣欲乞朝廷指揮自今每歲農隙之際檢計開淘以深快為限縱未能一切如舊積功數年可以濟集

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于

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
堤帝不聽卒用宋昌言說置上約三月翰林學士司馬
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彊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
隄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
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
里之内相去尚近地勢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盛
漲水勢復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堤埽未
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

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闊滄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東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

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張茂則再往四月光與張鞏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濟河集議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

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裹護其滄德界有古遥堤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為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為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堤去河遠者至八九十里本計以禦

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為然五月丙寅乃詔立之秉驛赴闕議之六月戊申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

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且黄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修堤功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具圖以聞乃復詔光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八月己亥光入辭言巽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成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狭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

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闊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則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為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害今歲地脚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

懼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茍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為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為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

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為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奬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九